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1 December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七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34
预防武装冲突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2018 年 12 月 4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转递阿尔扎赫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关于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失踪人员问题的备忘录(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4 的文件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米海尔·马尔加良(签名)



2018 年 12 月 4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阿尔扎赫共和国外交部

关于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失踪人员问题的备忘录

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失踪人员问题早在 1991 年阿塞拜疆对阿尔扎赫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¹ 发动全面战争之前就已出现。1988-1989 年期间,阿尔扎赫已经发生了劫持人质和绑架亚美尼亚人的个别案件。随着冲突升级,人质和失踪人员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在阿尔扎赫各地,有人被绑架,然后他们发现自己被关押在阿塞拜疆监狱和其他拘留场所,在那里起草了对他们进行拘留的文件。² 对亚美尼亚人的任意逮捕往往由军事指挥官办公室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部内务部队实施,然后把他们移交给阿塞拜疆方面。在阿塞拜疆监狱中,他们受到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和不人道待遇。

在 1991 年驱逐阿尔扎赫亚美尼亚人村庄的“圆环行动”中,将亚美尼亚人劫为人质的现象普遍存在。纪念人权中心在其特别报告中列举了亚美尼亚人在阿塞拜疆拘留场所死亡的案例,在这些场所“允许确定无疑地谈论谋杀”。³

仅在 1991 年的 8 个月里,阿塞拜疆当局就非法逮捕或抓获了来自阿尔扎赫不同村庄的 640 名和平居民;127 名亚美尼亚人被抓并以虚假的指控被判处不同的刑期,其中 31 人死于阿塞拜疆监狱和集中营普遍实施的经常性酷刑。

在频繁的敌对行动期间,阿塞拜疆违反有关战俘和平民待遇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异常严重。

有许多有案可查的事实表明,阿塞拜疆方面在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期间和 1994 年停火协议签署后对亚美尼亚人质和战俘施加酷刑(将人活活烧死、性暴力、殴打、公开羞辱、放狗撕咬和电击)。他们中的许多人签署了虚假的犯罪指控,并被扔进阿塞拜疆监狱和以死亡集中营闻名的戈布斯坦集中营。1997 年,英国人权组织——医生促进人权组织进行了一项独立调查,在最后报告中介绍了许多亚美尼亚战俘和被阿塞拜疆囚禁的人质遭到各种形式酷刑和谋杀的案件。⁴

1991-1994 年,巴库还劫持了在阿塞拜疆领土过境的其他亚美尼亚国民。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审议了其中一起案件,在这起案件中两名亚美尼亚裔格鲁吉亚公民 Vilik Oganosov 和 Artavaz Mirzoyan 在巴库机场被扣为人质。工作组在 1993 年 9 月 28 日第 31/1993 号决定中指出,对他们的拘留没有法律依据,违

¹ 根据《宪法》第 1 条,“‘阿尔扎赫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属于同名”。

² 纪念人权中心,“1991 年 4 月底至 6 月初期间在阿塞拜疆共和国若干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可查阅: <http://www.memo.ru/hr/hotpoints/karabah/Getashen/index.htm>。

³ 同上。

⁴ 见 <http://www.phruk.org/index.php?php=true&content=showitem&table=reports&item=2&previouscontent>。

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E/CN.4/1994/27, 第 106-107 页)。

阿尔扎赫共和国认识到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重要性,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于 1993 年 1 月通过议会决定加入了《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 1977 年附加议定书》。相关文件已转交《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保存人。

1993 年 3 月,为了协调旨在解决失踪人员问题的努力,成立了阿尔扎赫共和国战俘、人质和失踪人员问题国家委员会。1993 年 8 月 3 日,阿尔扎赫和阿塞拜疆国家委员会主席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双方承诺在 5 天内开始系统交换战俘和人质,并联合搜寻失踪人员。

到 1996 年 5 月,在阿尔扎赫领土上被俘的所有阿塞拜疆军事人员、战斗人员和平民都被单方面或在相互释放的基础上移交给阿塞拜疆。特别是,在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访问巴库、斯捷潘纳克特和埃里温的框架内,双方相互交换了战俘和人质。阿塞拜疆向亚美尼亚移交了 39 人,阿尔扎赫和亚美尼亚向阿塞拜疆移交了 71 名囚犯。在阿塞拜疆方面释放的亚美尼亚人中,有一些人是在乘坐火车和其他情况下被阿塞拜疆当局逮捕的,但与军事敌对行动没有直接关系。⁵ 随后,被抓的阿塞拜疆军人或越过边界的平民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移交给阿塞拜疆方面。目前,阿尔扎赫共和国没有阿塞拜疆战俘或人质。

尽管 1993 年 8 月 3 日达成了关于阿尔扎赫和阿塞拜疆的相关机构共同努力解决战俘和失踪人员问题的协议,但自 1995 年以来,阿塞拜疆当局一直将这一问题政治化,拒绝与阿尔扎赫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阿塞拜疆代表没有参加红十字委员会在第比利斯发起的 1995 年 3 月 16 日和 4 月 19 日的会议。会议旨在建立一个由阿塞拜疆、阿尔扎赫和亚美尼亚国家委员会代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以便联合访问拘留场所,加快释放战俘和人质。1998 年 2 月,阿塞拜疆国家委员会拒绝参加由人权维护者 Bernhard Clasen、Svetlana Ganushkina 和 Paata Zakareishvili 与 Heinrich Böll 基金会(德国)联合组织的旨在设立追踪失踪和被强迫拘留者工作组的工作会议。

自 1990 年代以来,失踪人员问题一直被阿塞拜疆政治化,当时阿塞拜疆领导人曾隐瞒军事伤亡数字,在没有确认身份的情况下埋葬被杀害的军人。针对最近在阿塞拜疆发现 127 个埋葬地的情况,阿塞拜疆战俘、人质和失踪人员问题国家委员会承认,在许多情况下,阿塞拜疆军人在没有确认身份的情况下被埋葬。⁶

⁵ Vladimir Kazimirov. *Peace for Karabakh: Russia's Mediation the Settlement of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Moscow, VES MIR Publishers, 2014)。

⁶ “127 名卡拉巴赫战争不明受害者的坟墓被发现”,《阿塞拜疆新闻》,2016 年 7 月 1 日。可查阅: <https://news.az/articles/karabakh/109791>。

阿塞拜疆将失踪人员问题政治化，拒绝建立适当的机制，这表明阿塞拜疆当局对解决这一问题缺乏真正的兴趣。此外，阿塞拜疆一再违反并继续蓄意违反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和在谈判进程框架内达成的协议所承担的义务。特别是：

- 在就所有妇女、儿童、老人和病人的相互释放达成协议(1995年2月)和双方就协议执行情况发表声明之后，在阿塞拜疆领土上发现了两名儿童、两名妇女、两名老人和三名病人，几个月后将他们与亚美尼亚方面进行了交换，尽管双方同意，一旦发现这类人员，必须立即将他们单方面移交给对方。
- 2001年，阿尔扎赫公民 Nelson Mnatsakanyan 被认为失踪了四年，在父母支付赎金后被阿塞拜疆释放。此前，阿塞拜疆方面一直否认他在阿塞拜疆境内。
- 2010年和2014年，意外越过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边界的亚美尼亚公民 Manvel Saribekyan 和 Karen Petrosyan 在被阿塞拜疆囚禁期间遇害。Karen Petrosyan 是在被捕后第二天遇害的。
- 2013年，亚美尼亚公民 Hakob Inigulyan 被阿塞拜疆抓获。阿塞拜疆方面对他在阿塞拜疆拘留期间遭受的酷刑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有详细记录，并拍摄了审讯过程。这一资料是在逮捕由 Hasan Hasanov、Shahbaz Guliyev 和 Dilham Askerov 等人组成的阿塞拜疆颠覆和犯罪团体时发现的。
- 2015年，故意越境的阿尔扎赫公民 Arsen Baghdasaryan 以捏造的指控在阿塞拜疆因受审。阿塞拜疆当局的这种行动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该法禁止起诉战俘和没有犯下战争罪的平民。

在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期间，阿尔扎赫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约 800 名公民失踪。

阿塞拜疆提出失踪人员问题，却又拒绝合作解决这一问题，显然是在努力达到背后的目的。特别是，阿塞拜疆方面试图操纵战俘和失踪人员问题，以便为阿塞拜疆公民 Dillaham Askerov 和 Shabaz Guliyev 在阿尔扎赫共和国领土上犯下的罪行寻找正当的理由。⁷

⁷ 2014年7月8日，在阿尔扎赫共和国沙赫姆扬地区发现了一个由三名阿塞拜疆公民组成的武装团体，其成员为：非法渗透进入阿尔扎赫共和国领土的 Shahbaz Jalal oglu Guliyev (生于1968年)、Dilham Gardashkhan oglu Askerov (生于1960年)和 Hasan Hasanov (阿塞拜疆特工人员)。Shahbaz Guliyev 和 Dilham Askerov 被阿尔扎赫共和国执法机构拘留，而非法武装团体的第三名成员 Hasan Hasanov 在拘留期间有抵抗行为，并被制服。犯罪团体成员犯下了一些严重罪行，在阿尔扎赫领土上犯下了特别严重的罪行，包括绑架和谋杀 17 岁的 Smbat Tsakanyan，杀害 43 岁的 Sarkis Abrahamyan，以及给 37 岁的 Karine Davtyan 造成严重伤害。法医检查显示，Smbat Tsakanyan 被 Dilham Askerov 的突击步枪打死，Sarkis Abrahamyan 被 Hasan Hasanov 的武器打死，Karine Davtyan 被他的武器击伤。2014年10月27日至12月29日，在斯捷潘纳克特对 Shahbaz Guliyev 和 Dilham Askerov 进行了审判。对 Dilham Askerov 和 Shabaz Guliyev 的审判是公开进行的，完全符合国内和国际司法规范。在审判期间，证实该犯罪团体是被阿塞拜疆特

这一运动是在阿塞拜疆煽动仇视亚美尼亚人的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并加剧针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犯罪，这种政策已经渗透到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个国际组织的文件也证实了阿塞拜疆存在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2018 年 11 月 12 日，斯捷潘纳克特

务机关武装起来的，并被派往阿尔扎赫从事间谍活动。Shahbaz Guliyev 被判犯有间谍罪(第 316 条)、未经许可以团体形式跨越阿尔扎赫共和国国界(第 350 条第 2 款)、有组织地携带武器(第 245 条第 3 款)以及以团体形式使用武器绑架未成年人(第 129 条第 1 款)，被判处 22 年监禁。除了上述罪名之外，Dilham Askerov 还被判犯有出于种族仇恨使用武器实施谋杀罪，以及有组织地实施绑架罪(第 103 条第 2 部分第 3、7 和 14 款)，被判处终身监禁。